

宁夏人民出版社  
《迷宫》  
残雪著

## 秘境内的文学新宇宙

□张无极

当残雪在《黄泥街》中构建起那个充满荒诞与隐喻的虚构世界时,她或许没有想到,三十年后的自己会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探索人类精神的迷宫。这部《迷宫》既是对过往创作的一次超越,也是对文学本质的重新追问。

残雪的创作历程始终与“逃离”紧密相连。从早期的《黄泥街》到《山上的小屋》,她以独特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充满压迫与变形的世界,这种对现实的疏离感与卡夫卡的《变形记》形成奇妙共鸣。然而,在《迷宫》中,残雪展现出一种新的创作姿态:她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的解剖,而是试图在虚构的世界中寻找超越现实的可能性。这种转变与她在西双版纳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热带雨林的神秘与生机,为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创作场域。在这里,自然与人文、现实与幻想、个体与宇宙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灵感。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残雪将西双版纳的地理空间转化为精神的迷宫,是一种写作上的自我进化。《地心访客》中,少年离子对菜地神秘石头的想象,实则是对人类认知边界的探索;《苍姨的蜘蛛湾》里,苍姨每夜游走的迷宫般的蜘蛛湾,象征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与深邃。这些作品不仅延续了残雪一贯的荒诞与隐喻风格,更融入了她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刻思考。这种将地理空间与精神世界相融合的创作手法,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构建的马孔多小镇,同样是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虚构世界,它既是现实的映射,也是精神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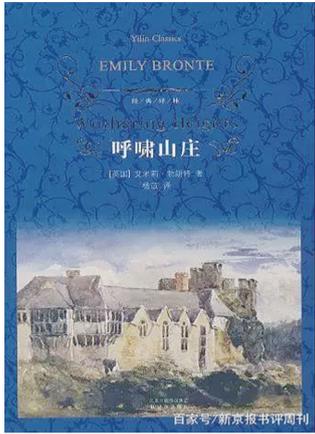
在《迷宫》中,残雪将文学创作视为一场哲学的狂欢。她以独特的笔触,将存在主义的焦虑与东方禅宗的顿悟相融合,构建了一个充满哲学思辨的文学世界。这种创作理念在《西双版纳的太阳》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部小说中,神秘女子与死去的太阳居住在岩洞中,这种看似荒诞的设定背后,实则蕴含着对生命、死亡与永恒的深刻思考。

东方禅宗强调对当下的体悟和内心的觉醒。在《西双版纳的太阳》里,岩洞这一空间成为了精神修行的场所。神秘女子在与太阳的相伴中,或许在不断体悟着生命的无常与永恒。她的存在方式,如同禅宗中那些在山林中闭关修行的僧人,通过对自然和内心的洞察,寻求一种超越世俗的智慧。残雪将这种东西方哲学的碰撞与融合,巧妙地编织进故事中,使读者在阅读时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哲学迷雾的迷宫,每一步探索都可能带来新的思考。在《去好望角》中,普文跨越神秘绿河的经历,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次精神上的冒险。绿河如同存在主义中的“边界”,跨越它意味着突破自我认知的局限,去探寻未知的意义。而在跨越的过程中,普文所经历的恐惧、迷茫与坚定,正是人类在追求真理和意义时内心的写照。

残雪的语言还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她善于运用短句和重复的手法,营造出一种紧张而又富有韵律的氛围。在《苍姨的蜘蛛湾》中,“苍姨走在蜘蛛湾,一步,一步,又一步。黑暗中,蜘蛛的丝线在她身边缠绕,缠绕,再缠绕。”这种短句的重复使用,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紧张感,还让读者仿佛能感受到苍姨在迷宫般的蜘蛛湾中行走时的沉重脚步和内心的不安。同时,残雪的语言充满了隐喻和象征。在《迷宫》中,许多事物都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小说中的迷宫常常象征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复杂而又充满未知。而那些神秘的动物,如蜘蛛、飞鸟等,可能代表着人类内心的欲望、恐惧或希望。这种隐喻和象征的运用,使得残雪的作品具有了开放性,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和理解。

残雪还善于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来挖掘人性。与传统文学中对人物的单一塑造不同,残雪笔下的人物是多元的、立体的。她不美化人性,也不丑化人性,而是以一种客观、冷峻的视角去呈现人性的本来面目。从主题上看,《迷宫》延续了残雪一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但又有所拓展,将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自然和宇宙。在这个新的主题框架下,残雪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使作品具有了更深的思想内涵。她的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束缚,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同时,《迷宫》也在国际文学舞台上展示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作家在文学创新方面的努力和成果。

相信在未来,残雪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启示。



「英」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  
译林出版社  
著 杨改译

## 善恶的拷问

□陆远

《呼啸山庄》是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留下的唯一一部小说,也是公认的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著名诗人和人文主义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曾在艾米莉的墓前这样写道:“她心灵中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与大胆,是自拜伦之后无人可与之媲美的。”一向挑剔的作家毛姆把《呼啸山庄》视作世界文学史上最好的十部小说之一,在他看来,这是一本并非拿来供人“讨论”,而是供人“阅读”的书,因为其中蕴含着只有极少几个小说家才能给予读者的那种东西——力量。据说,有人做过统计,自从英国文学史上最佳小说榜单以来,《呼啸山庄》从没有跌出过前十名。

与身后的声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艾米莉在生前的寂寥。她只活到了30岁,极度羞涩内向,流传下来的一幅肖像,几乎就是她的精神个性概括:紧张、激烈、孤独、不愿被人知。“不愿被人知”是一种自我防卫,也是那个时代女性获得写作自由的一种办法。《呼啸山庄》初版时是以男性笔名发表的,读者也坚信不疑作者的男性身份,直到她去世后,姐姐夏洛蒂整理她的遗物,才发现她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事实上,在艾米莉生前,也几乎没有人谈论起《呼啸山庄》——它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读者普遍的价值观念和文学审美大相径庭。小说以地狱般的呼啸山庄和天堂一样的画眉山庄为鲜明对比的时空背景,讲述了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之间炽烈又跌宕的爱情。主人公希斯克利夫,看上去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他不择手段夺取了恩人辛德雷的财产,做了呼啸山庄的主人,最终令辛德雷潦倒而亡。他娶了画眉山庄的小姐伊莎贝拉,无疑是对青梅竹马的爱人凯瑟琳巨大的折磨。但他既不爱伊莎贝拉也不爱她生的儿子,这对母子只是他复仇的工具。最终老一代都在他的报复下去世了,下一代又成为他新的折磨对象。希斯克利夫就这样活成了一个虐待狂,没有善待过身边的任何一个人,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愤怒的疯子,文明规矩在他的悲痛欲绝里根本不值一提,荒凉和孤异是他通向普通世界的唯一道路。那种放肆淋漓的情感、粗犷的自然力以及残酷、极端的人物形象,当然很难被19世纪普通的英国读者接受和理解。无怪乎当时的读者曾写下这样严苛的评论:“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小说,应该叫《枯萎山庄》才对吧?”

进入20世纪以后,伟大作品的魅力逐渐被世人认可,当初让读者感到“恐惧”的情节和立意,渐渐成为吸引他们的所在。同为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对艾米莉倍加赞赏,在她看来,“艾米莉是一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作者。夏洛蒂的文字以雄辩、华丽而热情的语言来倾诉‘我爱’‘我恨’‘我痛苦’,她的经验虽然更为强烈,却和我们本身的经验处于同一个水平上。然而,在《呼啸山庄》中,却没有这个‘我’。有爱,然而却不是男女之爱……那种促使艾米莉去创作的动力,并非她自己所受到的痛苦或伤害。她朝外面望去,看到一个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世界,于是内心产生一股力量,要在一部作品中把那个分裂的世界重新合为一体。”

言下之意,在男女欢爱的表象之下,小说更可以被理解为一部拷问善恶的警世寓言。在希斯克利夫身上,集中体现了欧美文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价值范畴:“恶”与“恨”。不过,这样的“恶”与“恨”又是复杂难解的:希斯克利夫明明是“恶”的,但这个形象并不通向“丑陋”;希斯克利夫明明在“恨”,但这个“恨”也让人感觉不到“卑贱”。用通俗的话而言,他明明那么坏,可是你却不能说他是“小人”和“坏种”。你只是在面对他狂暴的感情和暴风骤雨一般的内心时,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希斯克利夫并不向往恶,他只是放弃了善。事实上,他一边虐待和毁灭着别人,也一边虐待和毁灭着自己。他要的不是别人的痛苦,而是“共同毁灭”。他伤害着别人,但谁都没有他更痛苦、更遭罪;他毁灭着别人,也毁灭着自己在人间所有的快乐。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对“恶”有了最彻底的认识,艾米莉重新界定了“善”的边界。

《呼啸山庄》最早由梁实秋翻译为中文,书名译作《咆哮山庄》。20世纪30年代末,一位正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的女生对这个译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究竟如何翻译更为妥当呢?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书中的场景不停地在她的脑海中回转,“一阵阵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从那以后,《呼啸山庄》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译名传诵至今。这位敢于叫板梁实秋的大学生,名叫杨改。

## 我思我在



「英」威尔·斯特朗  
凯尔·刘易斯著  
《星期五不上班》  
上海文艺出版社  
重命名小组译

## 当我们谈论工作时读什么书

□思郁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每年这个时候都不能免俗,网络上都充满了各种噱头的必读书单。书单太多了,眼花缭乱,我就跟朋友开玩笑说,一天的书单总结下来可以读一辈子了。话是如此,每年读书日还是会有新书单冒出来。因为新书太多了,但是阅读量太少,就需要书单集中展示。我一直觉得,阅读别人的书单是弥补自己阅读偏见最好的方式。

话说回来,今年我虽然没有列书单,但心中还是有些想法不吐不快。我有一个观察,也可能只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因为近期阅读中突然读了一些关于工作的书,突然发现这两年关于工作的书越来越多了,所以就想就谈论工作的书做个书单的简单总结。

我意识到工作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应该是读了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这本书的内容源于格雷伯的一个观察,直接说结论就是:当下40%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比如,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员、公关研究员、金融策略师、企业律师以及那些专门负责给某种委员会招聘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委员会的工作正是讨论哪些委员会没必要存在。这类岗位多到列都列不完。这些工作毫无意义,但依然有很多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而且拿着高薪,一周工作五天,好像他们从事着最有意义的工作似的。他不仅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至少其中一个答案可以从英国社会学家其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中找到,那就是我们深陷在消费主义的狂潮当中。这本书其实是鲍曼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但是没想到在当下重新翻红,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对象。说白了,我们不想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但如果这个工作能够给我提供消费主义的动力,让我们可以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假象,这样的工作似乎也能忍受。

但实情是这样的工作也越来越少。我们经常听到那个调侃段子,老板给我发着三千的工资,想让我干三万的活儿,我当然不想把公司当家。但这就是工作的现状,我们对工作丧失了兴趣,也不可能从工作中找到归属感,在新出版的《在工作中迷失:逃离资本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中,英国学者阿梅利亚·霍尔根借用了马克思的话精准吐槽现在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觉得自己像被吃干嚼净后吐出来的残渣,累到除了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外,再也没有一丝精力。”

人人都梦想着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工作的标准包括体面的薪水、职业发展和培训的机会,保证家庭生活和工作间平衡的灵活性以及工作本身没有危险等。但是,如果对照这个标准,好工作可能越来越少,更多的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跨国科技公司的算法改变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状态。AI也好,DeepSeek也罢,它们的流行意味着更多人的工作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在《后工作时代》中,英国学者菲尔·琼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切,看起来我们的世界被科技所统治,生活越来越便利、快捷,当很多人感叹快递一天送达,外卖半个小时到了手上,网约车随叫随到的时候,几乎没有意识到,算法主导了我们生活的背后,是更多劳动力为成就算法的默默付出。而算法愈发高效的同时,又反过来对那些劳动力进行极致的规训和透支。

这个关于工作的书单中,我想推荐的最后一本书叫《星期五不上班》(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这本书是一本小书,但论证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193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致在英美等国家,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是很难实现的,15小时不可能,但一周四天倒是有可能实现。

工作时间的延长曾经是提升资本主义利润的最佳手段,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作时间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变得非正相关,人们完全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工作。一味加班,不顾人们的健康和心理状况,只会大大降低工作效率。合理安排时间,让人获得尊严感、足够的美好体验,工作才能产生更多的意义。

## 远见近拾